



# 一亿人， 不如 你一人

The world's  
only you

叶子禾 ————— 著 Ye zihe  
works

在深夜  
在旅途  
在午后

在每一个你需要的时候  
希望有人陪伴着你

一亿人，  
不如  
你一人

The world's  
only you

叶子禾 ————— 著 Ye zihe  
work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亿人，不如你一人 / 叶子禾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 4

ISBN 978-7-5502-7313-9

I. ①—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57882号

## 一亿人，不如你一人

作 者：叶子禾

责任编辑：杨 青 徐秀琴

封面设计：装帧粉粉猫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 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
字数 140 千字 880mm×1230mm 1/32 8 印张

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7313-9

定价：35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：(010) 64243832

## 前言：给亲爱的你

我第一次试着写下故事是在2008年，我把弟弟的故事写在了我的日记本上。2012年的时候，我又试着把我旅行途中的一些故事写了下来，这个故事断断续续，直到2015年的春天才真正地完成，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故事，正如我写的许多故事一样，它们都是不完美的。

故事里的我们没有在一起，故事里的他们没有一个结局，字里字外，我们的生活都不曾停下，人生还在书写，未来有太多的难以预料。小时候曾以为爱只有一种，只给一个人，慢慢才明白，爱有很多种，也会给不同的人，直到我写下这些自己和他人的故事，才更加感同身受。

感谢那些将自己的故事说与我的人，感谢你们的信任。

也感谢那些读我文字的人，感谢你们的阅读。

曾经最亲爱的人，如今已成为了路人。

遗憾的事情，也是回忆里最重要的一抹颜色，请别责怪它。

正是有了不完美，才有了人生。

最后，

如果你认识故事里的主角，希望你不要告诉他。

如果你读到了自己的故事，也请你不要告诉我。

前路漫漫，爱会很多，而属于我们的，已经过期。

就，这样吧。

# 目 录

此生不能与你共	/001
十里春风不如你	/012
亲爱的	/024
像老大这样的女人	/037
爱情如此，逛过就已足够	/051
两相忘，各自安	/062
·青春是座不忆城	/075
不留	/095
这世上唯一的你	/110
岁月如诗，我却独爱你这一首	/122
迟来的春天	/134

- 失爱之城 /149  
毛毛 /167  
那个冬天 /173  
人生多唏嘘 /192  
忘记我的全部 /198  
爱如牙痛 /214  
他们没有在一起 /226  
没有人可以陪你悲伤 /229  
我想 /234  
你是我太熟悉的陌生人 /236  
谁也不知道的那个最后 /238  
后来 /241  
没有再见 /242

## 此生不能与你共

1

天有些阴，北风吹起，有些冷，我缩了缩拎着外卖的手，无精打采地走在街上，韩正扬的电话在这个时候打了进来。

“干吗呢？”他声音轻快。

“正拿着外卖走回家的马路上。”

我望了望街边光秃秃的行道树，感觉有些失落，怕是再也看不到春天落叶的香樟了。

“最近还好吗？”

我和韩正扬是大学同学，严格说他是我学长，但他学建筑的要读五年，所以我们一起面临了毕业找工作的迷茫。

刚上大学时一场高校间的排球比赛，外地学生周末被辅导员安排凑数做观众，我想和校队的队员合照，而他正好拿着相机在赛场边拍照，于是就认识了。

认识后才发现，他读建筑我读规划，我们的专业其实有些交集的，果然，后来有几门专业课我们都一起上课，不仅如此，大二我们分到专业教室的那一年，还是专教对门，我有时会问他借些书，他也常来教室看我做模型，也会动手帮我看看哪里不对，一来二去就熟悉了。

那一年我们常常打电话，其实离得很近啊，白天也常常能看到，有时还会一起上课吃饭，但每天晚上还总是会聊上十块钱儿的。

室友对我嗤之以鼻，又不是男朋友，哪有那么多话要说啊？

有啊，因为韩正扬真的是个很有趣的人，我并没有这样告诉我室友。

我是理工生，直到开学后，才知道我的专业要学画画，这真是个晴天霹雳！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经在绘画课上把一棵树画成了棒棒糖，一坨绿下面一根棕色的棍子，从以此后老

师彻底放弃了我。

但我幸运地认识了学过五年绘画的韩正扬，他帮我补了五周的绘画，每天盯着我画手绘，我画完之后，他再从头给我演示，要怎么处理细节，怎么整体构图，怎么控制线条和笔触，一点一点地教我，终于让我这个天生没有艺术细胞的榆木脑袋能画出个样子来。

为了感谢他，我请他在校外一个叫“家”的餐馆搓了一顿，他毫不客气地点了一大桌菜，最后我们两个在学校里一直绕啊绕，消食消到半夜一点多，路过一个路灯的时候，他忽然指着路灯杆子：“你说我可不可以手握路灯杆，和路灯垂直？”

我指着他大笑：“你撑傻了吧！这怎么可能？”

“我要是做到了，你欠我一件事，做不到，我欠你！”

韩正扬手臂那点肉，能做到才怪，稳赚不赔的生意，我点点头，豪气地说“好”。

没想到他真的走过去，双手一抓，身体就和地面平行了，我张了半天嘴，才发现自己是被他诓了，他明知道自己有胜算才要打那个赌，而我欠了他一件事。

3

大家都在猜测我们是不是在谈恋爱的时候，我们聊到了

他喜欢的那个女生，那是他高中时候喜欢的女生。

彼时我们在J楼的楼顶，一人拿了一罐啤酒，他说起了她，那是一个沈佳宜和柯景腾式的初恋，不同的是，韩正扬坐在她的后面，他喜欢画她，她常帮文化课不好的韩正扬补习功课。

韩正扬喜欢那个女生，也觉得那个女生似乎喜欢他，但他却不敢表白，特别是大学后，女生在兰州，而他在上海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忽然说：“喜欢就去追啊，你不告诉她，她怎么能感受到你的心思呢？”

他像是忽然觉悟了一样，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元旦放假我就去当面告诉她！”

我捏了捏啤酒罐，有些后悔刚说过的话。

元旦时，他为了见那个女生一面站了二十几个小时去了兰州，我在学校百无聊赖时，被学院学生会里认识的几个同学约去了徐家汇跨年。

跨年倒数时，体育部的部长郑宇忽然对我表白，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同学起哄时，郑宇把我的沉默当作是默认，在新年到来烟花漫天的时候，吻了我。

在我没想好拒绝的台词前，我是郑宇的女朋友的事已经被那天同行的同学发到人人网，消息迅速蔓延。

韩正扬回来时，带来的却是女生已经找到男朋友的消息

息，他说他像个傻逼一样在楼下等着她，看到的却是两个人相携而归。

我陪他喝酒，却被郑宇早早拉走送回了寝室。

对了，认识他时他用的那个相机，也在那次见面中送给了那个女生，后来我再也找不到那张他帮我拍的照片，但我却记住了他和那个女生的爱情故事。

#### 4

我和郑宇谈了八个月的恋爱，而这期间，我和韩正扬像是有了某种默契，没有像以前那样联系，只是偶尔见面打个招呼，像极了那些只是认识而已的同学。

郑宇人很好，待我也很好，可爱情啊，它总是要一些冲动，要一些悸动，要一些无可取代，特别是当人还年轻的时候，对爱情的要求往往是那些所谓的刻骨铭心和轰轰烈烈。

我的分手很平静，就像我和郑宇的相处，波澜不惊，八个月里我们甚至从未红过脸吵过架，因为不在乎，所以容易原谅，所以没有了吵架的理由。

分手后一个礼拜，韩正扬给我打电话：“苏玉，告诉你个事。”

我的心忽然跳得有些快，以为自己可能是那个女主角，可是事实是我想多了。

韩正扬在失恋的第八个月，在公修课上认识了许玫，他跟我说，他对她一见钟情，他要追她。

“你的爱真是泛滥！”我揶揄他，没告诉他我分手了，他是后来在人人网上看到郑宇的新女友时才知道。

## 5

他追了许玫大半年，我作为狗头军师，量身定制了韩正扬追求许玫的追爱五部曲，堪比偶像剧情节。

第一步，相识要偶然。

第二步，要有共同的朋友圈。

第三步，相处产生依赖。

第四步，欲擒故纵。

第五步，出其不意，一举拿下。

为此我专门去上了许玫所在经济学院的几门课，故意认识了许玫，找各种理由接近她了解她，然后各种不经意地说起我有个同学叫韩正扬。

经过大半年的努力，事实证明，我的追爱五部曲确实好用。

表白那天，韩正扬说服了一整幢楼的寝室帮他开关灯摆出心形，又找了一众同学，一人一支玫瑰，忍着蚊子的攻击，藏在楼前草地边的树丛里，又专门拉个小音箱，预备关

键时刻放《勇气》。

万事俱备时，我骗许玫一起到了寝室前的大草地上，去见那个属于她的王子。

韩正扬和许玫表白时，我溜走了。

那是我导演的表白戏码，每一个细节，我都知道。

“那天一百多人的课上，我却一眼望见了你，从此你的身影就有了引力，让我总是不自觉地看向你，我走过了一排又一排的距离，终于坐到了你身旁，你可愿看一看身旁的我？我愿把我的爱全部给你，你可愿收下它？”

那是我帮他写的表白词，他在我面前练习了无数次，可练习就是练习，永远不会变成正式的。

6

时光飞逝这个词后来我才深有体会。

韩正扬和许玫吵吵闹闹、分分合合，感情一直不错，而我极少和他们在一起，即使再好的朋友，三个人总归是不合适的。

后来我们毕业走入社会，联系越发少了起来，这期间我遇到过几个人，但都没有什么发展。

去年四月，家母忽然病重，思虑再三，我还是决定回老家发展。

离开上海前一天，我去和他告别，我们还是在那个叫“家”的小餐馆，一边喝酒一边等加班的许玫。

“真的要走了吗？”他问我。

我点点头：“要走了。”

“我好像昨天才见过你，怎么明天你就要走了？”他看起来有些难过。

我们上一次见面还是一年前，我、他和许玫一起去乌镇，那天我刚刚知道了那个谈了半个月的渣男做的那些龌龊事，我们在乌镇的小酒馆里喝了几瓶啤酒，然后我借着酒精的作用和那个渣男说了再见。

“值得留恋的越来越少，找不到什么理由留下来了。”

“没事，后悔了就再回来，我在这！”

他举杯与我碰杯，我笑得有些苦涩：“以后怕是不能再像这般只你共我。”我一扬脖，干了。

他也干了，我们看着一桌子菜，和当年的都还一样。

“再见面，也许你带着老公孩子，我和许玫也带个拖油瓶，也不知道是几年后再见了。”

气氛有些凝重，幸好许玫加班回来了，我们藏好了刚刚的气氛，开始欢欢笑笑地为我送行，喝了一杯又一杯。

他们把我送回宾馆的时候，又在屋里聊了会儿。

“苏玉，你要赶紧找个男朋友，这样以后有事也好有人照应。正扬你说是不是？”许玫嘱咐着我。

“嗯。”韩正扬有些漫不经心地喝了口水，应和道。

“放心吧，我回去就相亲！”此情此景，我需要这样回答，即使未来谁都不知道。

“有好消息通知我们啊！”许玫靠在韩正扬的身上，笑得灿烂。

我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送走他们后，门铃又响了。

许玫先下了楼，韩正扬回来取他落下的手机，我站在门边，他站在门外，我们都沒有说话，想到此一别，再见不知何时，唰的一下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，他也微微扬起了头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想到一句话，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。

他张开双臂，我上前一步抱住了他，我们唯一一次，也将是仅有的一次，靠得这样近，我甚至能感受到他的心跳，可也只有这一次了。

片刻后，我说：“走吧，许玫还在楼下等着。”

“保重！”

“嗯。”

他在走廊转角处，停了下来，转头的时候，我收回了探出去的身子，关了门。

那之后，我回了老家，我们一个月打一次电话。

8

“嗯，过得还行。”我用了稍微轻松的语气，好让自己听起来没那么糟。

“苏玉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他沉默了好半天：“明年五月我要结婚了。你会来吗？”

“也许吧。”

回老家以后，家里人前前后后介绍了好多个相亲对象给我，我也想让她们安心，想着找个人凑合也好啊，可是有时候凑合也是那样难啊。

“苏玉，记不记得六年前那个晚上答应过我一件事。”

“嗯。”怎么会忘。

“那一定要来好不好？”

我停下来，踢了一脚地上的枯叶：“好。”

挂了电话，想起那年在观众席上，看着他脖子上挂着相机，在赛场边拍来拍去，赛场那么多人，唯独他的身影好像